



大河滾滾

隋代卷
王素著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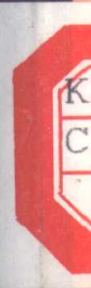
國

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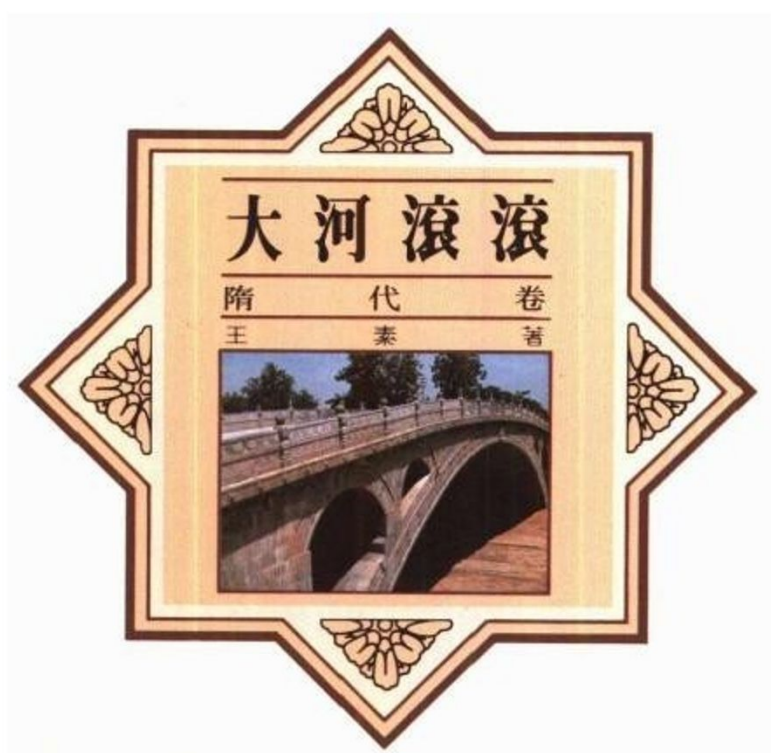
史

寶

庫



K20/K241
C204/6



中華書局

W4637/P



中國歷史寶庫

- 主 編：柴劍虹
- 叢書策劃：鍾潔雄
- 責任編輯：盧建業
- 美術構成：Nellie

大河滾滾——隋代卷

□

著者

王 素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5F 2樓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

版次

1992年10月初版

©199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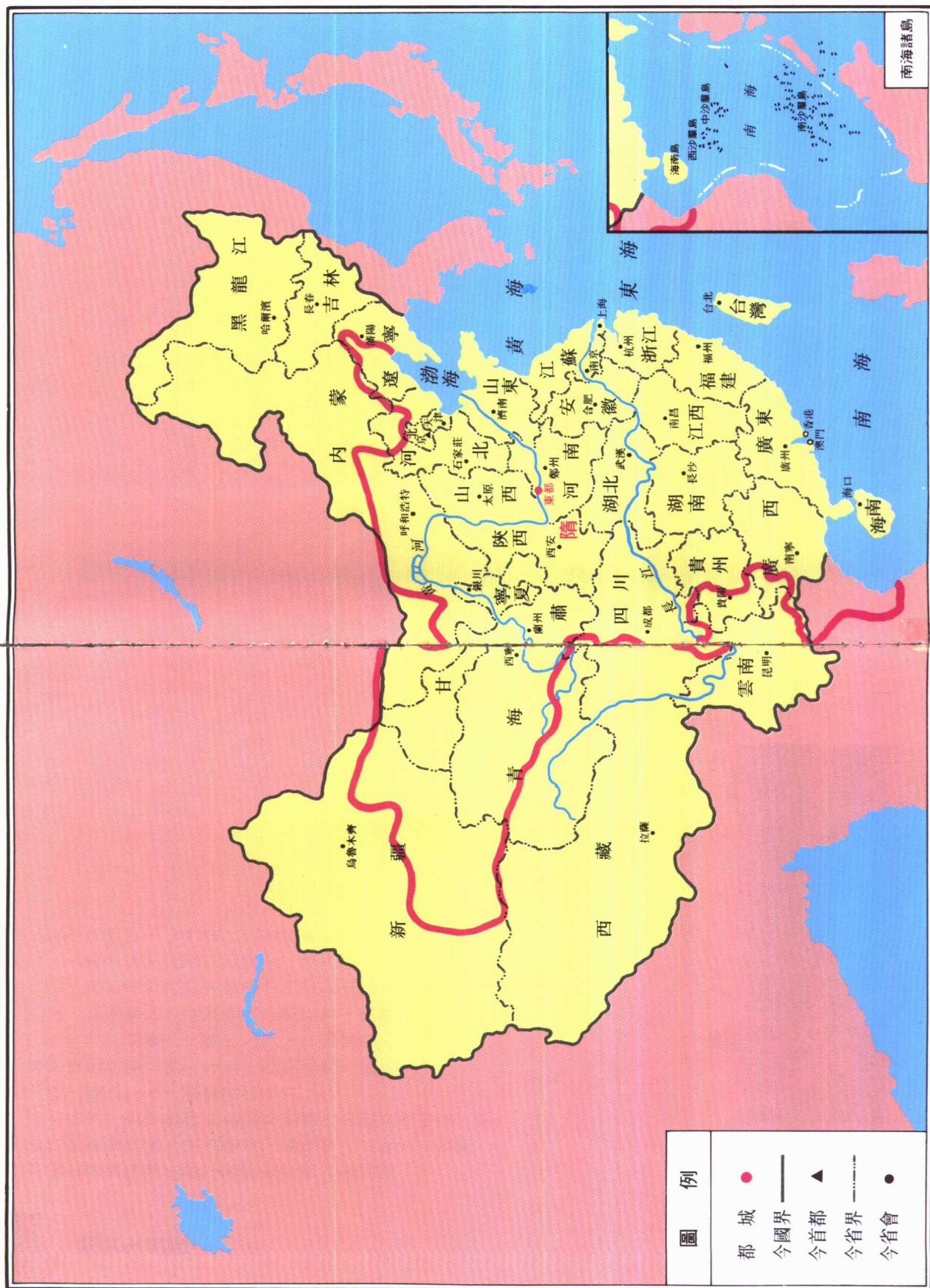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66 2

隋 帝 系 表

(一)文帝楊堅	(二)煬帝廣	(三)恭帝侑
(581—604)	(604—618)	(618)

隋代疆域圖(612年)





歷史現場

隋代大運河

隋煬帝在位期間，爲了溝通南北的水道運輸及便利軍事行動，先後修築了通濟渠、永濟渠，邗溝與江南河，使中國的南北交通運輸，由以往的依賴陸路進行，進入了水、陸兼具的時代。

運河的總長度共四千多里，興建時間不過六年，其所耗費人力物力之大，可以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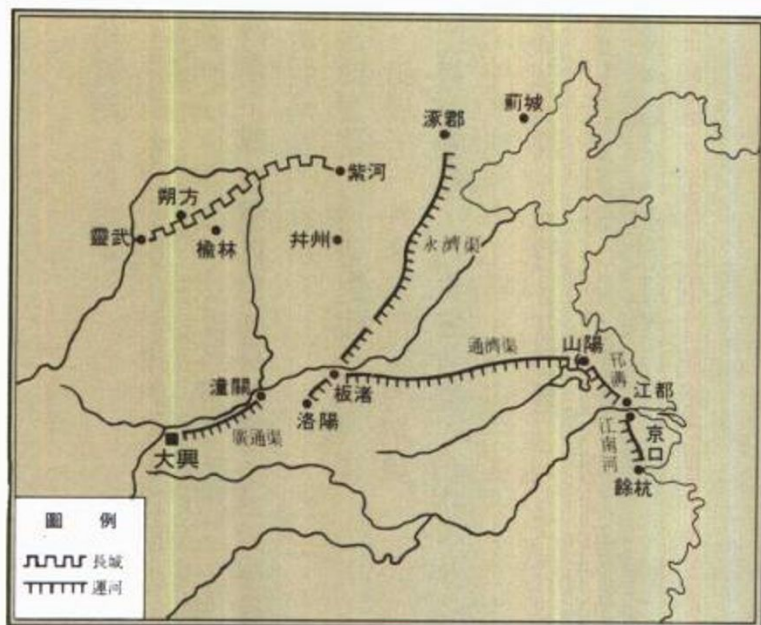
但是，這些運河，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尤其在江南一帶，運河仍然作爲水路運輸的交通道路，隋煬帝的無道，人盡皆知，但運河的開發，卻不失爲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值得記載的事情。

古運河今貌（江蘇揚州）





位於長江中游一帶的
隋代大運河



隋代開鑿運河分佈圖



歷史現場

隋代銅鏡



四神十二生肖紋銅鏡
(陝西西安出土)

銅鏡，是指用青銅（合金銅）製成的鏡子，在尚未發明現今使用的鏡子之前，古人用以梳妝照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初期是中國銅鏡發生變化時期，即由漢以前佈局拘謹、過於規範轉向流暢華麗、清新優雅的風格。

隋代因煬帝崇尚奢華，連帶對鏡子的製作也十分講究，出現了一些鑄造精美的銅鏡。

如四神十二生肖紋銅鏡，內區飾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外區劃分十二格，格內依次置十二生肖像，其外並有鋸齒紋一周。同時，當時鏡上的銘文又多以楷體書寫，並且採用六朝時盛行的駢文形式，辭句優美，對仗工整，如團花銘帶紋銅鏡、四獸銘帶紋銅鏡均是。

團花銘帶紋銅鏡，在凸起的窄棱外有銘帶紋一周，文爲「煉形神冶，
瑩質良工，如珠出畫，
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
綺窗繡幌，俱含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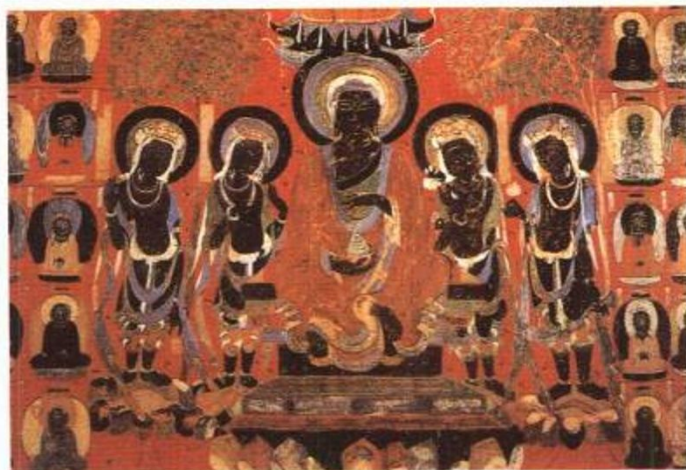


四獸銘帶紋銅鏡，
在櫛齒紋
凸起的窄棱外有
銘帶紋一周，
文爲「昭仁昞德，
益壽延年，
至理貞壹，
鑒保長全，
窺妝起態，
辯皂增妍，
開花散影，
淨月澄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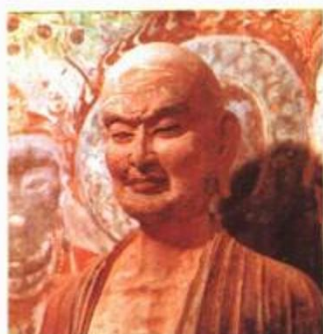


歷史現場

隋代石窟



隋代敦煌石窟中釋迦說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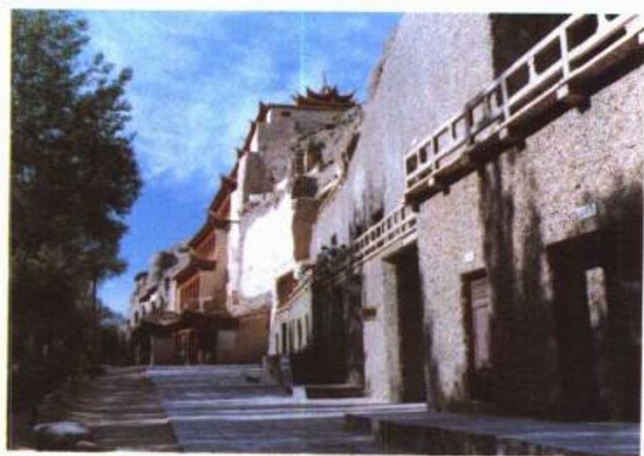
隋代敦煌石窟中
迦葉像

隋代敦煌石窟中
阿難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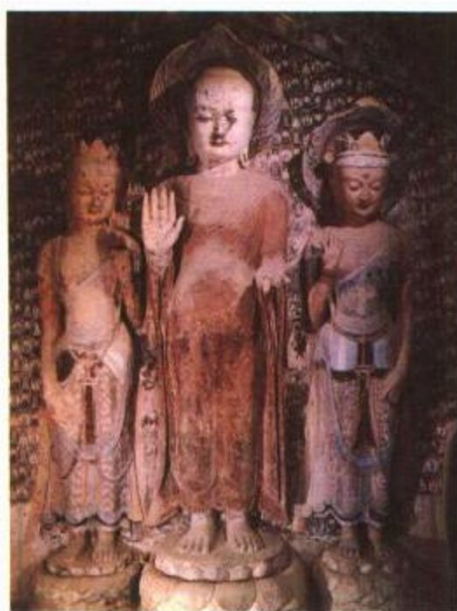
佛教石窟開鑿之興衰，與佛教勢力之消長息息相關。北周時，武帝滅佛，寺院、佛像悉遭毀損。隋代統一後，佛教再興，在建造寺院的同時，也開鑿了許多石窟。遺迹散見於北方各地，其中以甘肅敦煌莫高窟最多，有八十多座。每座洞窟中均有塑像和壁畫，極具欣賞價值。

敦煌莫高窟外貌



莫高窟裏有大小不一的塑像，現在保存下來的有二千四百多個，雕刻精緻，神態活現，顯示出中國古代工匠的卓越才能。至於窟內四壁的壁畫，構圖宏偉，色彩豐富，題材主要以佛教故事為主，但其中的內容亦同時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

莫高窟內的彩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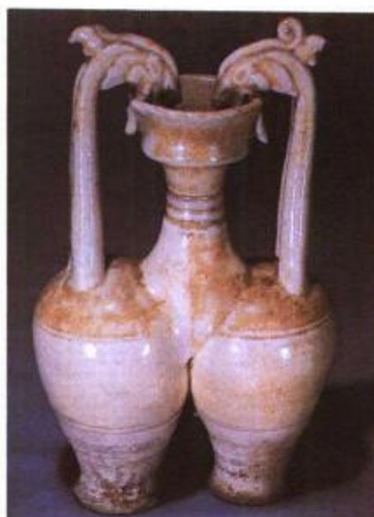




歷史現場

隋代的瓷器

白釉雙螭雙龍壺
(陝西西安出土)，
是最早的
典型白瓷之一。



隋朝的統一，使社會進入較安定的局面，經濟得以恢復，也促進了製瓷業的發展。在西安地區及河南安陽等地的隋代墓葬中就曾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隋代青瓷和白瓷，其代表性的器物有：瓶、罐、鉢、碗等。這些瓷器胎白釉潤，瓷質精細，代表了隋代製瓷工藝的新水平。隋代製瓷業的發展，為唐代陶瓷手工業的大發展揭開了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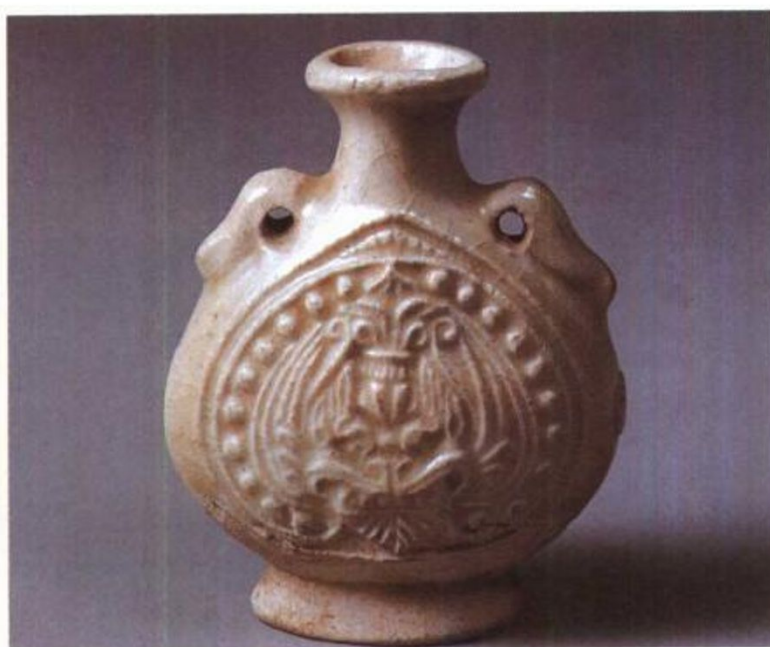
青瓷牛、猴、鼠俑（湖北武昌出土）





青瓷雙層齒沿蓋罐
(陝西西安出土)，
是隋代
青瓷工藝精品。

白瓷雙耳扁瓶
(陝西西安出土)，
造型新穎，
精巧美觀，
當為盛放香料之器。





歷史現場

趙州橋

趙州橋，又名安濟橋，屹立在河北趙縣城南的洨河上。古代的洨河水勢很大，每逢夏秋兩季大雨來臨，洪流洶湧，人們就不易過河。到隋煬帝大業年間，匠人李春設計建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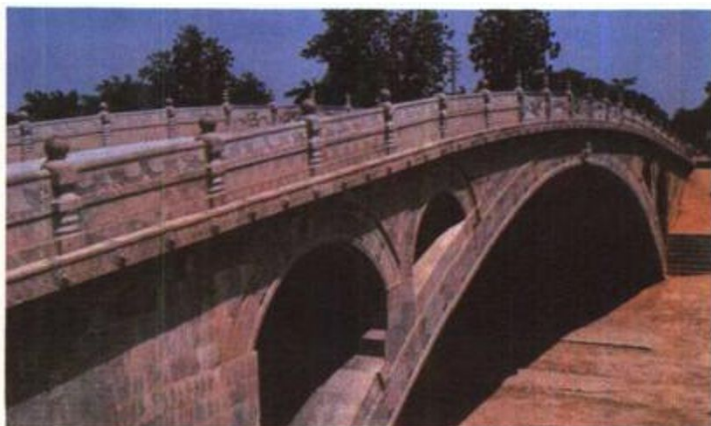
趙州橋，才便利了人們往來行走。

趙州橋是中國現存最古的石拱橋，距今一千三百多年，但仍十分堅固。全橋長五〇·八二米，寬九米。橋為單孔、圓弧，跨度大而弧形平。整個造形，大小拱相配，輪廓清晰，線條柔和，在雄偉中顯出秀逸、勻稱，是中國橋樑建築的瑰寶。

趙州橋石欄板



趙州橋，
其拱券設計
是中國橋樑史上
一大發明。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可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

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

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

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

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開篇的寫莊公人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

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

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強。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僞」、「記編同時，

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

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刪，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

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

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

郎·咏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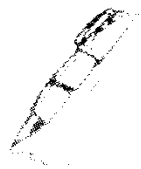
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

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書中人物千千万。細分來，壽終天命，

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

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這真是一針見血！



宋神宗趙項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

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

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強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